

金色的回忆

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的故事

一九六四级、一九六五级留法学生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金色的回忆

——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的故事

一九六四级、一九六五级留法学生 著

黄河水利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的回忆: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的故事/一九六四级、一九六五级留法学生著.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509 - 0506 - 1

I. ①金… II. ①一… III. ①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1295 号

出版社:黄河水利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顺河路黄委会综合楼 14 层 邮政编码:450003

发行单位:黄河水利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371 - 66026940、66020550、66028024、66022620(传真)

E-mail: hhsclbs@126.com

承印单位: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11. 1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1 000

版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6.00 元

《金色的回忆》编委会

顾问 端木美 马颂德 刘公社

主编 张启华

编辑 金维克

策划 黄红英 吴裕容

编委(按姓氏音序顺序排列)

郭莲莲 黄红英 金维克 王四法

王天祥 吴裕容 于德芬 张启华

作者 一九六四级、一九六五级留法学生

书名题写 阮宗华

封面设计 谢丽生

序一 Les souvenirs et l'avenir (1964 ~ 2014)

Préface de l'Ambassadeur de France en Chine

Mme Sylvie Bermann



Je suis heureuse d'introduire ce livre de souvenirs des premiers étudiants chinois qui se sont rendus en France, en 1964 ~ 1965, à la faveur de l'établissement d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nos deux pays.

J'ai moi-même eu la chance d'être étudiante étrangère en Chine, à la fin des années 1970, et je garde un souvenir très fort de cette année passée à Pékin. J'ai donc éprouvé un plaisir particulier à la lecture de ce livre, qui permet de (re)découvrir l'aventure de ces pionniers de la mobilité étudiante qui est devenue un des liens les plus solides unissant nos deux pays.

Nous célébrerons en 2014 le cinquantième anniversaire des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établies le 27 janvier 1964.

1964 ~ 2014 : cinquante ans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t d'approfondissement de l'amitié entre deux peuples. Preuve, s'il en faut, que la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a des effets importants sur la vie de chacun et que l'engagement au service de la paix et du dialogue, accompagné de la vision claire d'un avenir à construire en commun, porte toujours ses fruits. Cela se vérifie à chaque page de ce livre : les cent quatre vingt deux étudiants chinois qui se sont rendus en France dès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relation diplomatique sont de fidèles amis de notre pays et comptent parmi les meilleurs ambassadeurs de l'amitié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Aujourd'hui, ce sont près de trente-cinq mille étudiants chinois qui suivent un parcours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n France. Dix mille nouveaux partent chaque année, c'est dire si le chemin parcouru est important. L'enseignement à la française fait des émules : Centrale Pékin, Institut euro-chinois d'ingénierie aéronautique, 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énergie nucléaire, 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euro-chinoise de Shanghai, 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Université du peuple de Chine, Ecole franco-chinoise d'ingénieurs ParisTech/université Jiaotong de Shanghai ... autant d'institutions conjointes qui témoignent de la richesse de notre coopération universitaire.

Renforcer notre coopération dans le domaine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recherche est essentiel : l'attractivité qu'exercent respectivement nos deux pays sur nos jeunes et les liens qui se tissent entre elles renforcent notre compréhension mutuelle.

Club France, le réseau des anciens é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 créé à l'initiative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et qui fête en 2013 son cinquième anniversaire, permet en outre aux milliers d'étudiants chinois de retour dans leur pays de conserver le lien qui les rattache à la France, d'entretenir leur passé commun et de se tourner pleinement,

ensemble, vers l'avenir.

C'est dans cette amitié que réside la force de nos échanges et que se trouvent les clés de notre avenir.

回忆与瞻望(译文)

(1964 ~ 2014)

我很高兴为 1964 ~ 1965 年有幸在我们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首批赴法中国学生的回忆录一书作序。

我本人亦有幸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成为一名留华的外国学生,这一年的北京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阅读此书,欣喜异常,它使人从中(再次)了解了这批求学开拓者的不寻常经历,求学已经成为连接我们两国的最牢固的纽带之一。

2014 年,我们将庆祝法国和中国于 1964 年 1 月 27 日建立外交关系 50 周年。

1964 ~ 2014 年,这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50 年,也是两国人民友谊加深的 50 年。如果说,国际政治会对每个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致力于和平和对话以及对共建未来的观念会结出硕果,那么本书的每一页均对此予以印证。建交初年赴法的这 182 名中国学生是我国的忠实朋友,是法国和中国之间最佳的友好使者。

目前有近 35 000 名中国学生在法国接受高等教育,每年还有万名新生赴法,这一途径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法式教育”竞争力十足: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中欧航空工程学院、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如此众多的联合院校证明了我们大学合作方面成绩卓著。

加强我们在教研领域的合作是根本。我们两国对对方青年的吸引力以及青年之间建立的联系增进了我们双方的相互理解。

“留法学友俱乐部”是中国留法学生的联谊网,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发起成立,2013 年已届 5 年。它使几千名中国归国留学生得以保

持与法国的联系,维系他们相同的经历并共同面向未来。

正是在这种友谊之中蕴藏着双方交流的力量和开启我们未来之门的钥匙。

法国驻华女大使

白 林

(王天祥译)

序二



20 世纪 60 年代本序作者担任黄镇大使的翻译

我怀着极大兴趣翻阅了 64 级和 65 级留法学生写的《金色的回忆》，使我仿佛回到风华正茂的年月。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也曾留学欧洲，对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描写的在法兰西留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同身受，我甚至也是他们经历的一些事件的参与者。因为我时任黄镇大使的秘书兼翻译，传达和执行了大使许多有关对留学生的指示。

第一，中法建交开创了我国外事工作的新局面，派他们赴法留学是为解决“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所采取的重要应急措施。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其意义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打破了美苏控

制的两极世界的格局,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局势的发展。中法建交后,在国际上掀起了新一轮与中国建交的高潮。新中国的对外交往迎来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新时期,中央决定派进修生和高中毕业生赴法学习法语是我国拓展对外交往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后来向国外派出大批留学生的良好开端。

第二,这两批留法学生群体是品学兼优的热血青年,学习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以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报效国家”。在学习上,他们被法国老师誉为“认真、勤奋、刻苦、虚心、成绩最好”的学生。学子们兑现了承诺,回到祖国怀抱后,经过工作实践的历练,绝大多数都成为有关部门的骨干力量,其中不乏将军、大使、大法官、国企老总等要职人员。学子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与重托,用他们学到的知识,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他们虽是公派学生,但特别注意继承和发扬前辈留法学生勤工俭学的优良传统,处处亲自动手,既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又锻炼了自力更生的能力。他们组成了采购组、清洁卫生组、理发组、修鞋组、医务室、电影放映组、缝纫组、木工组,几乎满足了同学们日常生活的所有需求。文章中还描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事例。大使馆曾考虑给学生们每月发零花钱,在征求意见时未被学生接受,致使闹出笑话。如三名同学放学坐地铁乘错了方向,又不慎走出了车站,身无分文的三人只好走回学校,向法国老师比划了半天终于借到了钱,才回到住地。使馆领导对此大为震惊,立即决定每人每月发 50 法郎的零用钱。更使人感动的是,当这批学生回国时,仅 64 级在雷恩大学学习的学生就把手中省下的近 1 万法郎的零花钱以特殊团费和党费的形式上交给了大使馆。正如刘惠明同学在文中所说:“这段极其宝贵的生活经历对我们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这批留学生在法国的生活与学习一直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怀和黄镇大使的爱护。黄镇大使多次让我请司马文森文化参赞和主管留学生工作的同志来他的办公室汇报留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情况,

并就有关问题及时作出指示。他到外地访问时,总是要抽时间去看望留学生并同他们亲切交谈。更使我难忘的是,当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参赞了解到学生们有些想家,就多次自己掏钱邀请留学生一起郊游,使学子们感到大家庭的温暖。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镇大使即使自己处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最放心不下的仍是学生的安危。1967年1月25日,第一批回国的留法学生途经莫斯科时在红场被苏联当局殴打,留在巴黎的49名学生闻讯后非常气愤,当即要去苏联驻法大使馆抗议。使馆领导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在国外不搞运动的指示,要他们好好学习。学生们根本听不进这些道理,坚持要去示威。黄镇大使又派陈明商务参赞和朱霖参赞一起去学生住地继续劝阻,希望以书面形式,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学生们的义愤,也未见效。1月27日晚,学生们仍排着队去了。他们在离苏联驻法使馆不远的地方被法方警察拦截。

黄镇大使在得悉学生们已去示威的消息后,心急如焚,要我守在电话旁,随时向他报告学生们的动向。到晚上八九点钟,学生们还杳无音信,他更是坐立不安,决定派我到实地了解情况。我和使馆的另一位同志乘出租车悄然前往。此时,通向苏联使馆的那条街已被警察封锁,我们只好下车走去。在离该馆不远的地方,警察发现了我们。“他们又来了!”我听到一名警察在嘀咕。我一边向前走,一边想:怎么办?如不顾警察的阻拦,强行向前冲去,我们可能被警察“一锅端”,那就完不成“侦察”现场的任务了。真是急中生智,离警察约10米距离时,我一边继续向前走,一边故意提高嗓子对警察说:“我们是路过这里,怎么这条路不通了吗?”迎面向我们走来的警察大声叫嚷:“不能通行!快离开!”我装作很惊讶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不能通行,对方立即回答:“戒严了!不能通行!”我利用与警方对话的机会,睁大眼睛把现场周围都扫视了一遍,只见在昏暗的路灯下,警方正在用水龙头清洗现场,留学生已全部被押走了。

摸清底细后,我们赶忙坐出租车返回报告情况,黄镇大使闻报后立即叫我以他的名义多次打电话向法国外交部交涉,最后电话转到

亚澳司司长马纳克家里,我方要求派员去警察局探望被抓学生,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马纳克司长确认学生以所谓“违反路政规章”之罪已被警方拘留,但不是被捕,且无人受伤,拒绝我派员探望。交涉后已是子夜,我又通宵起草电报将学生被捕和交涉情况报告了国内。我外交部向法驻华使馆提出交涉,要求法方立即全部释放被抓学生。28日11时,法国外交部通知我馆,法警方将于12时30分释放我学生,但应保证在离法前保持安静为先决条件。我方坚决拒绝其条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学生。12时整,法外交部亚澳司正副司长先后三次通知我馆,同意立即释放,不再提条件。黄镇大使又派我去法外交部洽谈释放学生事宜。“就你一个人来了?”马纳克司长见我只身一人,大为惊诧地问道。“我是代表黄镇大使来接被捕学生的!”我回答说。马纳克只是“啊”了一声后便派了一名官员陪同我去接学生了。当我进入巴黎歌剧院地下室拘留所时,泪流满面的学生们激动得高喊口号,我一面劝慰学生,一面对法国外交部官员说,你们怎能把这么多的学生关在用铁栅栏围起来的这样狭小的地方呢!我随即安排学生们上了法方准备的车辆送他们返回住所。

他们分两批回国。第一批学生回国时,黄镇大使及使馆的一些同志也赶赴机场为他们送行。在机场候机大厅,使馆个别受极“左”思想影响深的人导演了一场闹剧,将学生们排成几行并指挥他们在众多旅客面前高唱革命歌曲,甚至喊出极端的口号,引起一片哗然。黄镇大使也非常为难。如他和喊口号的学生站在一起,与他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不相符,他只好在学生唱歌、喊口号时,让我陪着他站在大厅另一角,旁观起降的飞机。

上述事例说明,黄镇大使和夫人朱霖参赞对留学生的关爱达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几十年后,有多名同学在文中深情地写道:黄镇大使和夫人“像父母关爱孩子一样关心我们”,“把学生视为家人,半个世纪前一年多的交往,竟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然,这批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毕竟缺乏生活经验,当时容易受到极“左”的思潮影响,一些人做些错事,说些错话在所难免。这是当

时青年人成长中的烦恼。他们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很快在正确的道路上锻炼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向外国派出了大批的公费或自费留学生,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也大大改善。然而,当年这些留学生所表现出的刻苦学习、报效祖国、勤俭节约、为国分忧、团结互助、为国争光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来的留学生继承和发扬。

端木美、黄红英两位女士邀请我为《金色的回忆》一书写序,盛情难却,很高兴撰写了这篇短文,其中包含一点不一定为这批留法学生所知的片段回忆,作为此书的一点补充。

是为序。

外交笔会会长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前驻法国大使
蔡方柏

2013 年 1 月 30 日于北京

序三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拜读了这部《金色的回忆——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的故事》。我为这段鲜为一般人所知的历史片段深深感动。它为我们开启了一座宝贵的时光隧道,把读者带入近半个世纪以前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特殊年代,生动地展现了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共和国的忠实儿女的人生轨迹。他们是年轻的新中国外交、教育政策演进的亲历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岁月曾经把他们留下的青春痕迹匆匆地淹没在繁嚣的尘世中,他们默默地为艰辛地养育了自己的共和国母亲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智慧、才能和生命。但是,几十年来,这个优秀的群体仿佛被遗忘、仿佛将要永远留在历史的断层中。终于,他们在几近黄昏的晚霞时分集体亮相了,向世人展示出他们已经逝去的、但是不输任何一代的花样年华和他们无怨无悔的生命亮点。他们就是本书的作者们:1964年中法建交后新中国首批留法学生。

作为历史学工作者,我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留法学生的历史,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都使我感到不安。幸而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兼有业余工作,得以结识几代留学归国人员,特别是留法同学会的学长们,由此而有近水楼台之便,比较早就从1965年派遣出国的于德芬、白小乐两位学长那里听到有关的故事片断。我开始坚信,中国留法学生的历史不可以从20世纪40年代直跳到80年代,中间的空白一定要填补。为此,2004年在中法建交40周年之际,我与于德芬学长联手写出《欧美同学会与留法学人》,首次指出这段历史的重要性:

“法国是西方第一个打破坚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大国。建交3个月以后,双方互派大使,然后重开两国中断

了多年的各种交流活动。在中法两国最初的各种友好交流活动中,派遣留学生最引人注目。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1964年新中国首次向法国派出90余位留学人员,1965年又派出第二批,合计200多人(“90”应为“103”,“200多人”应为“182人”,黄红英注)。这两批留学人员人数多、年纪轻、朝气蓬勃,他们延续了留法前辈们的光荣传统,肩负起在特殊年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任务。

这些年轻学子曾经有幸亲身领受过留法老前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关怀。在国内外政治环境都很严峻的情况下,在国外努力学习法国文化,与当地人民交朋友,寻访当年老一代革命家留在法国工作和战斗的足迹……

1964年、1965年两年的留法学生尽管受到那个特殊时代的局限,但是他们能以清醒的头脑从卢浮宫、枫丹白露等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在瞻仰1871年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殉难的拉雪兹神父墓内公社社员墙时学习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他们成为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直接接受和传播法兰西文化的先行者。在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在此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加强后,他们大多数人成为外交、外贸、新闻媒体、教学科研等部门的骨干力量,成为继20世纪40年代留法学子后又一批在中法之间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的文化使者群体。”^①

此后,2005年在为白小乐学长的回忆录《情系玫瑰泉——留学巴黎纪实》写序言之时,我真诚地认为,整理记录他们那个时代的留学情况和故事,成书出版“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时隔几年,这次由1964年派往法国留学的学长们把他们埋藏心底最宝贵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与广大读者分享这些鲜为人知的集体记忆。我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① 用“……”标注的词句均从不同文章中引用,在此不加注点名,谨一并对所有的作者表示感谢。下同。

本书按照历史的年轮,记述这批“恰同学少年”就被国家选中、肩负重担负笈西行的时代骄子们远行前的准备、在异国他乡的学习和生活的真实情景、特殊年代中断学业、奉召回国的经历感悟。这些文章朴实无华、生动亲切,像是多年的同窗老友一样向大家讲述了刻骨铭心的青春岁月。尽管近半个世纪时代已经发生巨变,社会环境也不能同日而语,然而这些饱经沧桑、韶华不再的祖国儿女,依然在不同的文章中惊人一致地、坚定地亮出他们终生不移的信念:“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祖国,时刻在我们心中;为人民服务,永远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大家都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报效国家。”他们的一生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而且应该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新生的一代学习的榜样,应该得到广泛宣扬与认真传承。

书中回忆片段中特别追忆为传承老一代留法学生的革命精神,这批新中国青年有幸踏上老一辈革命家走过的道路。《在蒙塔日的日子里》一文详细地记述了当年64级、65级留法同学被安排到离巴黎90公里的小城市 Montargis(蒙塔日,也曾译成蒙塔尔纪,或蒙达尔纪)度假的故事。这个小城市曾是20世纪20年代留法勤工俭学时期老一代革命家如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维汉、邓小平等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蔡宏奎学长在文章中谈到当时“见到了女中校长的儿子”,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也唤起了我的记忆。我在2004年6月欧美同学会在巴黎举行的“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与对外交流”研讨会上曾经做过题为“法国非历史学家对留法勤工俭学史研究的贡献”专题发言,其中提到这位女中校长的儿子勒内·迪蒙(René Dumont, 1904~2001)。

实际上他们见到的这位勒内·迪蒙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人,也是法国的一位名人。他的母亲是当年蒙塔日女校校长迪蒙夫人,向警予、蔡畅及其母和其他女生在她的学校学习、生活过。少年时的勒内·迪蒙因此与当时的中国学生有过直接接触。而且据他本